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望溪集卷一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奚有禧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七

望溪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望溪集八卷

國朝方苞撰苞所作周官集註諸書已別著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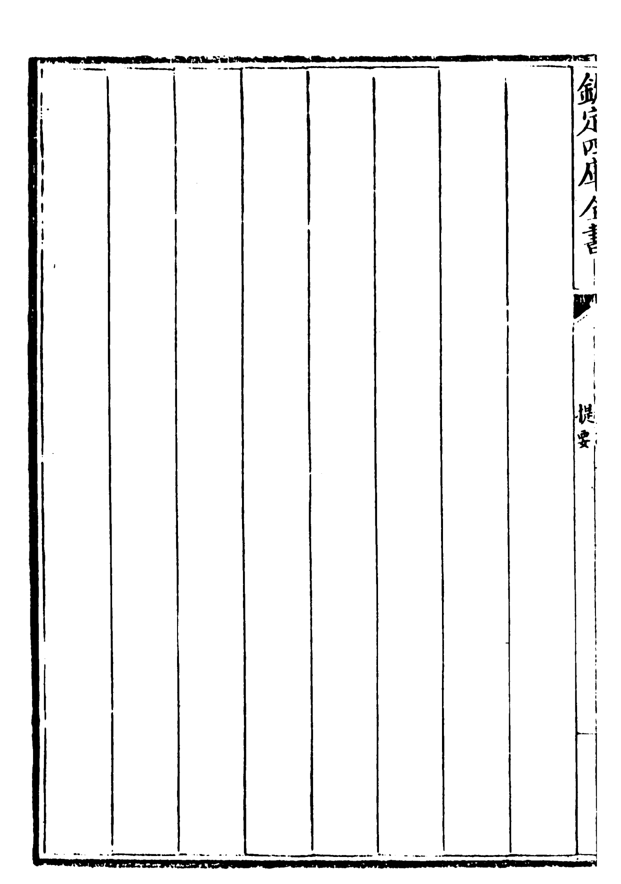
其古文雜著生平不自收拾稿多散佚告歸

後門弟子始為裒集成編大抵隨得隨刊故

前後頗不以年月為詮次苞於經學研究較深

集中說經之文最多大抵指事類情有所闡發其古文則一以法度為主嘗謂周秦以前文之義法無一不備唐宋以後步趨繩尺而猶不能無過差是以所作上規史漢下仿韓歐不肯少軼於規矩之外大體雅潔而變化太少終不能絶去町畦自闢門戶然其所論古人營度為文之道頗能沈潛反覆而得其用意之所以然故雖蹊徑未除而源流極正

近時為八家之文者要當為芭屈一指云乾
隆四十五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望溪集卷一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讀經

讀古文尚書

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偽者多矣抑思能偽為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

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丘明司馬遷揚雄能為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間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澁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澁之語則與古文二

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為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為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為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與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即余所謂以顯易之

辭遒其奥澁而非謂以隷書傳之也

讀大誥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盖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為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

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偽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丈致其罪其於友邦君弟勳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為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

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間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尚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成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衆以為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余既辨周官正戴記

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為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所傳無是也故預徵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不徒購其書而徵其人使記說利其無稽也故前後至者以千數而又多為之徵於文王世子之篇竄焉周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而多為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

竄焉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為之徵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為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衆會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則必引為明證而不徒虚為之說歆知其說為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衆譁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羣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於周

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也余憫漢唐諸儒為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為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焉

讀尚書又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歐陽氏辨其妄羣儒昭然若發矇矣然特謂司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其偽惟史記為

完書還知六藝必折衷於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為異說乎蓋莽既稱康誥以為周公居攝稱王之文故復為此以示居攝稱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復為人臣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鄉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況孺子嬰抱劉崇瀦翟義滅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戴乎緯書言文王受命有白魚負圖赤雀啣書之瑞亦莽受銅符帛圖金策據以即真之符驗也詩

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繼世而為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為西伯而專征伐也以受命為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為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記宣成閒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歆所校録而可據為信乎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至王瑞自太王興不獨與論語中庸顯背繩以文義亦多駢旁枝削之前後語意正相承無閒朱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統未集實為痕瑕嗚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書毛詩皆自歆發歆為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為文

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為歆所增竄尚何疑乎嗚呼歆之偏竄羣書以曲為彌縫乃其姦之所以卒發於後世與

讀尚書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尚書自畢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達其義余嘗考之費誓則事可傳也君牙冏命秦誓則言不可廢也呂刑文侯之命則事不可沒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變文武之舊都至平王而終棄可無志乎呂刑之言雖

或不可廢而孔子録之則非以其言也觀文侯之命無一言之當物而弗删則以著事變而非有取於其辭義審矣司馬遷作史記於費誓具詳焉於秦誓删取焉而文侯之命則没之盖以其言無足存而不知事不可没也用此觀之聖人删述之義羣賢莫之能贊豈獨春秋之筆削哉

書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興用賢討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誥策命之文無一見焉先儒以謂亡於幽王之亂而

余竊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書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摭拾於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之史記也自唐虞夏商非闕一代廢興之故不以列於書故周書自畢命以前皆造周跂殷保世靖民之大政也若專取辭意之善則成康之際周召共政史逸作冊其命官之辭遠過於君牙冏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義安處與用此知康王以前策命之大者已與誓誥並列於學官而立為四術其餘内史所藏孔子蓋未之見也呂刑則布在

四方而有司籍之若魯若晉若秦之書則其國傳之君牙冏命則其家守之子嘗學禮而病杞宋之無徵故於周書惜其僅有存者而録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諸周內史所藏則豈宜澗希而不類如此哉使內史之籍尚存而孔子未之見亦不宜竟以君牙以下六篇續備有周一代之書而定以百篇之數抑觀君牙冏命秦誓而又以歎世變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變亂於穆王而讀其書彬彬乎去成康不遠也秦穆悔過思賢之言可法於後世而力逞其忿以遂前愆言與行顯背而謂可塗

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嘗有是也二帝三王純一忠敬之風其尚可復也哉此又序書之隱義也

讀二南

二南之序曰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余少受詩反覆焉而不得於心及觀朱子集傳云得之國中而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然後心愜焉而漢廣汝墳所以獨列於周南則其義未之前聞也夫周道興於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風教遠綠

於此則周之西南沿漢與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怙冒舉諸此矣至於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辭義以視召南諸篇亦瑩然而出其類方是時被化之國其上之風教雖能應於關雎麟趾而下之禮俗猶未盡淳觀漢廣之愛慕流連而知其不可求則與行露野有死麕悄乎其有懼心者異矣草蟲殷雷自言其傷而已耳汝墳則憂在王室而勉其君子於文王以服

事殷之心若或喻之録此二詩而被化之先後疆畧之廣輪觀感之淺深一一可辨矣十三國之風其篇次列於周太師或孔子更定所不敢知而二詩之在周南則為周公所手訂決也惟何彼穠矣其作於鎬洛若齊人為之皆不宜以入召南豈秦火之後詩多得之諷誦漢之經師失其傳而漫以附焉者與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漢唐諸儒於變風傅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於美刺朱

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猶嘵嘵葢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即間録以垂戒不宜其多乃至於此而不知删詩之指要即於是焉存葢古者自公卿至於列士職以詩獻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家父凡伯者乎故淇澳緇衣而外士大夫憂時閔已之詩所存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則無一或遺葢民俗之真國政之變數百年後廢興存亡昬明之由皆於是可辨焉稽之春秋中原

建國兵禍結連莫劇於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為多樂記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論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以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殄嗣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寧歲也而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删詩之指要居可知矣齊晉秦三國最強而兩國無淫詩齊襄災及其身崔杼弑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故齊詩終於猗嗟載驅敝笱始於鷄鳴秦之亡以親奄幸疾師儒故秦詩始於車鄰駟驖終於夏屋

唐俗勤儉固其所以興也然纖嗇筋力則艶以利而易動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為國人所附而晉卒分於三族乃桓叔武公為之嚆矢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鑑與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邶鄘無徵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於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於此然則鄭之亡轉後於陳而衛之亡又後於宋何也

鄭之淫風盛於下而未及其上衛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以是知天命無常國之興亡一以人事為準也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魏檜之詩皆作於未并於晉鄭之先其辭其事可按而知也晉自桓叔以後陰謀布德以收晉民而魏偪介焉所任非人賢者思隱吏競於貪此君子所以歎心憂之

誰知而小人則已望樂郊而思適也檜風之作蓋在厲王之世有識者憂宗周之殞為將及焉此萇楚匪風所以作也羣儒乃以比於邶鄘謂所言皆晉鄭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集傳謂魏詩為晉作檜詩為鄭作並引蘇氏檜詩之說必出自他人朱子誤記為子由耳）夫晉至武獻思啟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撫輯之豈復有碩鼠之號而檜并於鄭在東遷以後武莊強盛王室再造大難已夷又何風駭車傾之懼乎邶鄘舊國之詩無一存焉何也以諸國之風比類以求其義必其君有

大美大惡民心以動國俗以移而後風謡作焉魯宋望國歴年久長而詩無風况蕞爾之邶鄘立國又日淺哉魯宋之君有簒弑而無淫昏簒弑之惡宜載於冊書而國之臣民則不忍作詩以刺也其俗由舊而無大改更故無風之可陳觀魯爲吳公子札所歌風詩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説詩必以意逆志而又在於論其世其此類也與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者之言也

方是時上之政教雖傎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兔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葛憂良臣之見讒丘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於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

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諲於欒氏齊魯之隱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盖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教澤懩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弒攘奪接跡於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衆心之不可揺奪也子頽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

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況能託國於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睠睠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共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羇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薾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

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桑中為類而非譏不親迎親迎之禮壻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且跬步之頃而三易其瑱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之情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為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怍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

無憎於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可以安人情別天屬也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按其辭可知為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立國能强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弒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為遊田五為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删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汚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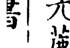
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為而與雅頌並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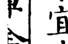
書周頌清廟詩後

舊說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盖以四時祫祭皆於太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尚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尚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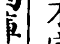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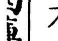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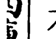
公於是時特起大義立廟於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至於豐而發命則豐廟作於遷鎬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於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步自周至於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於文人是也蓋祫祭先公先王於后稷之廟率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后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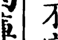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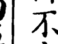
也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祀武王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興是乃成王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廟而特祀焉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葢事應祧之祖之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祫於太廟奉祧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為樂歌古人事君親要於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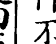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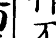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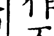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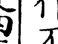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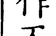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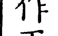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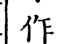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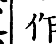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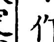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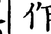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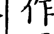



又書清廟詩後

或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天子諸侯之出歸告於祖禰之正禮也即事者惟邦甸侯衛耳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於前所告者之正禮也以順天革命故特舉柴望耳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乃庶邦君臣受命於周之始古者爵命必於祭安知非此時特祭於文王之廟而作是詩也然方是時先公先王之樂歌未作不宜先薦文王之詩五廟之舊制未更樂章不宜

首舉清廟為義且朱子既據賈疏所推日曆而升既生魄三語於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為定論也或謂據戴記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時祭亦有犆安知此詩非用於犆祭時乎不知以禘為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魯禘傅會而為之說前儒之辨明矣雖夏殷之世禮文質略事亦難舉至周則前期卜日卜尸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使日祭一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自致齋以至終事兼旬中無一日之間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則一切

廢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羣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暇給矣用此知時祭必無犆而凡祀文王之樂歌皆始作豐廟時所薦也

讀周官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為偽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賛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盖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

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奥阼非聖人而能為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為僞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寧君臣所附會以為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為富强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辠奇衺相及則

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為偽是猶懲覆顛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偽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

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尚安望為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茍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周官辨偽一

凡疑周官為偽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别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

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壓布與罰布而壓人之絘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敺疫禬蠱攻貍蠹去妖鳥敺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方書厭鳥以牡橭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

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周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為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哲蔟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禄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

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偽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為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為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别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

一至無過十二之丈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盖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耳肆長之斂總布盖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欵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欵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敺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硩

族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慝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熖足以召疾殃故立為經常之法俾王官帥衆而敺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夭厲自息矣夫疫可敺也而蒙熊皮黄金四目與恭之遺使負鷩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敺方良與恭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

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為陵其誕燿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鐫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灑屋壁異事而同情令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硩蔟氏去以方書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矣以方書懸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

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於莽事則皆若為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為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為二子所薙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

後之君子其可哉

周官辨偽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近或為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鬬辯也每見甿庶之家嫠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

散民流之後而姑為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逺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况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政教之比戶之女功酇長稽之凡民之有衺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汚吏能布此為憲令乎孟恭之法私鑄者伍坐没入為官奴

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
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
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為已甚也莽之母死而
不欲為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為諸侯緦衰弁而
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
經三語則媒氏之文為歆所增竄也决矣按莽欲九錫則增易左傳

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云書逸嘉禾篇
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其
偽搆經文皆歆為之謀主也又以文義覈之於奔者不
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

何指也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

嗚呼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為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為踈於丈為贅然周官之為歆所偽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耶

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葢他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則本有為諸侯緦衰及其首服皆弁經之語而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禮家之常談衆共知之歆之姦心以周官雖藏册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頒示天下而於已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同異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

疑惑也自記

讀儀禮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成周為宜葢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昭隷曉然於心故僭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礲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戔

戔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之間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浹之意可就其節文數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進退揖讓於其間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劘而别著為篇則非吾之所能知矣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余少讀儀禮喪服傳即疑非卜氏所手訂乃一再傳後

門人記述而間雜以已意者而於經文則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時憯然不得於余心乃試取傳之云爾者剟而去之而傳之文無復舛複支離而不可通曉者更取經之云爾者剟而去之而經之義無不即乎人心然後知是亦歆所增竄也蓋喪服之有厭降見於子思孟子之書惟尊同不降則秦周以前載籍更無及此者而於莽之過禮竭情以侍鳳疾及稱供養太皇太后義不得服功顯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為比類焉嗚呼先

王制禮有逆若相違而理歸於一者以物之則各異而所以為則者無不同也尊同而不降物之則無是也魯是可厚誣先聖而終蔽人心之同然者乎夫恭誦六藝以文奸言其於易春秋間有稱引皆自為之說而謬其指書之傳詩之序雖有假托而經文則未嘗增易焉然則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者喪服經傳之文尤顯見於當時而為老師宿儒所指斥者歟時周官始出戴記尚未列於學官

讀孟子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為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為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間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

已既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為穿窬之心始盖其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廹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汚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為誠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

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為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為誣舊矣而余尤疑是篇不知何為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於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勲勞法則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册而無一具焉至魯君臣相弑三傳無異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官而獨昧於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

此莽之意而為之者劉歆之徒耳莽之簒無事不託於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為簒徴自莽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為是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弒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為平帝之弒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昜周公以

天子與當日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隱相證也莽贊稱假皇帝則奏稱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書既逸矣云云者誰實為之又況漫無所稽之雜記哉或疑周公踐阼倍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册秘府而外藏書甚希太史公書宣成閒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畧東漢宗之凡

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録也歆既偽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祝鮀之言於魯先世事詳矣無一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於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偽亂增竄以文莽之奸也決矣嘗考魯世家削去成王臨朝至䵣䵣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說前後文義脗合無間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冢宰正百工義正相符

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舊者且金縢乃伏生之書始出即列於學官稱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為詩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幼者皆莽歆之誣妄也蓋欲言周公踐阼而不得不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耳昔韓子論學首在别古書之正偽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其會通則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喈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涖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即真稱天公使者見夢

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故偽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偽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削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

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託於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徵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

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為偽亂然恐海内學士或間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纖鍾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儀禮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

所定七畧為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别其真偽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為疑蓋書可偽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為歆所偽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為歆所偽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迹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

也

恭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涖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衆疑其引詩而遷其説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並及爾雅雜家使衆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恭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

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恭為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弔服而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毋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間耳而古者子為大夫於父母之服即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為大夫父母之為士者尚不敢主

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為體而可私屈為母喪主乎歆旣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奸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為近故歴世以來羣儒雖究察其非終懐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攷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為妖為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奸言當其時即交訕焉而歆蠧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難叏則歆之罪其更

浮於莽也與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余少閲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即辨其誣而未得證驗先兄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猶不能無疑及考王莽傳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後莽請考論五經以定天子之娶禮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多見其書故其後復徵羣士使記説逸禮於廷中

以欺惑學士莽之篡無事不託於文武周公葢夏殷以前先聖之事與言所傳甚希衆皆耳熟焉難以鑿空搆立而經傳諸子皆周人之書遭秦火而始出於漢故使歆典校卒向之業以售其奸自東漢相傳以至於今皆歆所校錄也學者可溺於前儒傳授之言而不別其真偽哉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說見家語又見史記又見

賈誼保傅篇而漢書亦云武帝命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盖莽與歆既曰成王不能踐阼則年宜甚幼而金縢之篇無是也其書乃伏生所傳舊列學官不可詆張為幻故於戴記竄焉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間有其書故欲多為之徵而論語乃世儒所習誦故又於家語竄焉漢興博學多聞莫如賈生繼春秋創史法櫽括載籍為世所宗莫如太史公故又於二書竄焉至漢書所云或武帝偶命作圖以示立少子之意或其事亦歆

等構造又或史官所記本周公輔成王圖而歆易為員班固因之皆不足據也衆言樊亂必折諸經金縢之篇曰王與大夫盡弁則既冠明矣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已甚達於世事矣以是知古書中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者皆妄也而況云在襁褓之中哉幸而金縢之篇尚存不然則歆之怪變竟無從而得之矣或又以王自稱沖子周召稱王孺子為疑是惑也盤庚之誥自稱沖人范文子為大夫贊軍謀而武子呼為童子嗣君

之自謂師保之規箴其稱言義當若此不可以弗察也

讀經解

此記中間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而傳荀氏之學者為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為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為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間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

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而承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為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别異焉記者既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

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禮憲而求之於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間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頒以為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缺每至郊廟大議衆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婚蕩

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歟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聖人之政盡萬物之理而不過者不惟其大惟其細聖人之文盡萬事之情而無遺者不以其詳以其畧周公五官之典皆然而大司馬四時田法尤其顯著者也蓋觀春與秋而知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焉（春著王與諸侯所執之鼓秋著所載之旗冬夏則特標羣吏）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

學士冬夏不習舞亦此義且官徒般則勞費大也觀虞人所萊之野樹表者三百五十步圍禁前後之屯百步而知鄉遂公邑都家之車徒皆前期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無幾焉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芟舍治兵所辨號名旗物皆以內毋漏焉則前期而備教之可知矣使偏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有不能容矣此所以事習而民不煩也魯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殆其遺教與戰法田法之詳至冬狩始

見者雖各修於其地然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偏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辨夜事於仲夏者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於茇舍特舉辨軍之夜事則知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通乎三時矣於夏舉勺於冬舉烝則祠嘗視此矣於春舉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知矣小雅以社以方疏謂皆秋報也大雅方社不暮承祈年之後必春祈也呂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末及方祭疑即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大雅相證於秋冬曰

致禽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特舉饁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之饁可知矣田法戰法冬詳其目而春舉其綱仲冬大閲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即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且却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譟即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四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閲備舉

其全具見矣使以晚周秦漢人籍之則倍其文尚不足以詳其事經則畧舉互備括盡而無遺是之謂聖人之文也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余以王莽傳辨周官所偽亂循是以考戴記尚書及子史傳注然後知舍莽政之符驗周官無可疵者舍莽事之比類古聖無見誣者循是以討去之然後諸經之賊蝕一旦而廓然嗚呼書更秦火篇殘文缺而已耳而歆

所偽亂則混淆於本文之中伏闇而不可見疊出互證深固難揺自程朱二子出然後能辨古書之正偽而後之儒者知以理義為衡故凡周官戴記書傳詩序之紕謬雖未辨所從生而鮮不以為疑疑之者衆然後或得其間而白黒可判焉漢儒之治經莫勤於鄭氏然以恭事訓周官而於周公踐阼文王受命稱王皆篤信焉而益漫其支流況毛序孔傳之偽雜乎世俗之貿儒尚或以經説惟漢儒為有據而詆程朱為憑臆非所謂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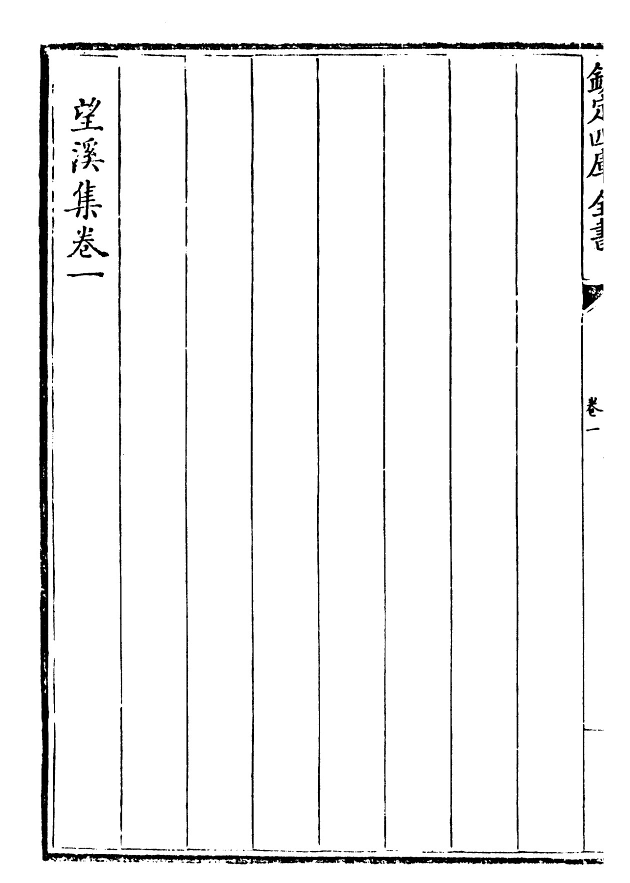
本心者與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説

涇陽王巽功臥疾連月時往問之一日語余曰周公居東惟集傳居國之東為近而未著其何地也自我觀之王欲親逆即駕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公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於私邑以待放禮也然則公所居其近在郊關之內與余曰子之言其信畿內公卿之采地當在縣畺而有勲勞者别有賞田周官載師以賞田

任遠郊之地司勲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是也春秋傳曰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公主東諸侯則邑於國之東宜矣公之避與禹益之避異禹益之避以遠為宜公之避以近為宜其不之縣畺之采而退就近君之小邑理固宜然然則公所居為鎬東鄉郊之賞邑決矣異功仕不廢學其出為監司所領皆大藩而返自江西詩訦成其疾也夜不能寐輒思尚書疑義及旦伏枕而為草今文二十五篇將徧矣氣雖困見

余輒蹷然興問辨移時嘗語河南李雨蒼曰吾見望溪則曠然無憂而身為之輕效速於藥物其好學求友之切如此是日也以疾動不任筆墨又間廁余言乃屬余為之記



望溪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望溪集卷三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奚有禧

望溪集卷二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讀子史附論文

書删定荀子後

昔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惜其書不傳余師其意去其悖者蔓者複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節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芟薙幾半然間

取而誦之辭意相承未見其有闕也夫四子之書減一字則義不著辭不完盖無意於文而乃臻其極也荀氏之辭有枝葉如此豈非其中有不足者耶抑吾觀周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漢唐以降無若其義藴之充實者宋儒之書義理則備矣抑不若四子之旨遠而辭文豈氣數使然耶抑浸潤於先王之教澤者源遠而流長有不可强也

讀管子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為徑捷焉氣象
之寬平一變而為嚴急焉非故欲為此也勢也蓋周公
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
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
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
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若其難
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
也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

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尚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衆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讀史記八書

禮樂律歴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為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盖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歴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

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皥玄冥而外多詼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畧而不復排纂為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為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戴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為耶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住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為法戒武帝改歷雖由公孫卿札書而洛下閎運筭日順夏正於歷術

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其後四書論繫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歷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者封禪書所載諸畤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畧見已意於後惟天官宜與律歷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衆

法於前而以已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歷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志慨焉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贊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亦少孫所為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摭拾舊聞始將采用後復置之而録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書禮書序後

是篇之義蓋痛古禮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

也蓋秦有天下雜采六國禮儀而盡棄三代之舊本以自便其淫侈而漢諸帝半挾私意而安秦儀故首揭其指以謂先王制禮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者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强設也其曰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蓋歎古儀法之具存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尚得邦國禮五十六篇況漢之初秦周間老師宿儒猶在使高帝有志復古文獻非無徵者而叔孫通希世度務雖有損益大抵皆襲秦故厥後以文帝之躬化而惑於

道家之言武帝雖好儒術實不能用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禪其宗廟百官之儀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遂著為典常而垂之於後過此以往則去古愈逺復之愈難矣當是時所招儒術之士非不能定儀也恐陳古義以拂時君之欲故遷延觀望至十餘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議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是深知禮意者而適與武帝時四海騷然人民愁病災異數見相反故帝聞而惡之觀制詔御史

云云則憚復古而樂泰儀情不能自掩矣子長盖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於衛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五十六篇至唐猶存而唐以前無議復者猶泰志也嗚呼子長其見之矣

又書禮書序後

子長此序非獨痛時事也其於終古禮俗之變盡之矣盖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

上自宮寢郊廟朝廷之禮既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宜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人力無所庸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於戰國至秦有天下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古禮之大為之防也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體之欲不為之節則日就淫侈而民力將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禮為防所以救民之彫敝也

魯秉禮之國也而僭郊禘管仲賢大夫也而備三歸子夏聖門之高弟也而說紛華盛麗故先王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猶懼民之踰其防也況導以淫侈而不為之制乎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凡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紀下逮黎庶者無聞焉而制辭乃曰百姓何望之數者雖盡善與百姓何與況其為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乎漢之諸帝無論矣獨文帝之躬化可以興禮而溺於道家之學以為繁

禮飾貌無益於治則於先王之緣情依性經緯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聞也夫無躬化則禮不虛行然有躬化而不興三代之禮亦不足以化民成俗自周以前上將納民於軌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後身不能由而於民亦蕩然不為之制其宗廟百官之儀僅有存者亦虛器耳而定為典常垂之於後者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於秦儀而不知三代所損益為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尚可復見也哉此子長所以痛也

書樂書序後

武帝席文景之盛不能損滿持盈極情縱欲窮兵四遠佚而不思其終安而不惟其始故首述虞氏君臣相勑次及成王之恐懼善守以為非大德莫能如斯也其曰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蓋謂不樂淫侈而樂損減與衆人之情異耳君子能樂損減以自節其所樂然後民得沐浴膏澤歌詠勤苦此海内之人道所以益深而君德以斯為至也其序律書終於文帝之煙

火萬里可謂和樂用此義焉耳先王知助流政教莫善於樂而聲之邪正其感各以類應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故漢興高惠文景皆未暇遑武帝不能以此時興道致治修禮正樂而信方士舉歷禮寵嬖倖為新聲夜祠郊壇男女雜歌以流星為瑞應則與夫躬明堂陳雅樂而萬民咸蕩滌邪穢以飾厥性者異矣夫六國及秦二世不過以鄭聲自為娛而武帝乃次馬歌薦於宗廟汲黯所謂先帝百姓豈知其音蓋痛

哉其言之也然自仲尼不能與齊優並容於魯黯言雖切安能過帝之侈心而辨延年等之妄哉嗚呼秦之衰李斯猶能直諫而弘乃以黯為當族則視趙高而又甚矣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此可為流涕者與序樂至此則更無可言者矣而少孫乃疑其辭事之未終而續焉夫平準著天變人禍皆由興利之臣故以烹弘羊乃雨終而此書痛弘以讒佞陷其君故以虞氏之君臣相勑始是二書之義法也而少孫未之或知耶

又書樂書序後

班史載武帝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間獻王獻雅樂俾樂官存肄而不常御所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鄭聲故是書於鄭聲之禍獨寓意於春秋六國及秦二世而武帝所興新樂僅載十九章且稱其多爾雅之文然於其中特舉四時之歌則舍是無足論者矣自鄭音之興歷數百年更三代而時君世主無不流汚於此故曰德至者所樂益異

謂與春秋六國秦漢之君異也河間獻王所獻雅樂弘嘗謂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輔帝薦之郊廟反因論馬歌以陷直臣方是時凡帝過舉皆弘以諛佞成之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所目擊而心痛也不然則有虞氏之賡歌何為讀之而流涕哉

詁律書一則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

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别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句道者明矣非其其當作具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於無形者太虚之絪緼也成於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

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就也既播於有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羣分而有可別矣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類也既播於樂器則鐘磬管絃凡同形

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别類而可班者制器而可别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别者也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别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數之未形也聲氣辨於旣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後可

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茍無以存之衆人不能用也故制為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妙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運也核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於聖人之心而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擅以核乎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効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

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聞聲知勝員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畢効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為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寓也故莫貴焉

書封禪書後

是書所識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故事則意各有指

武帝名為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畤秘祝不過與祠神君竈鬼同意耳葢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為亡徵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貽一角獸不足為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以雍之諸祠興於秦而敦儋妄稱符命以啟二君之汰為方士怪迂語之徵兆也萇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

於周之衰而身為僇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為上天穆公死年有徵則黄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狥方士以從君於昬是可歎也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為合不死之名接僊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羣儒不能辨明封禪

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歷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黄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贊饗而頒歷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歷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相發也

又書封禪書後

是書義意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説蓋謂禘雖典祀

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況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旅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漢興六十餘年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興也豈謂其中於方士之怪迂語哉世言黃帝嘗用事於雍畤以語不經見搢紳者尚不道況天子贊饗郊壇制詔海內而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為合不死

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常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幸其束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騁其誕耳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書史記十表後

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間侯者稱

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於高祖功臣稱余讀
以別之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
兆則在共和之行政秦并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
勢故僭端早見於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
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基也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
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此數義者實能究天
人之分通古今之變或遷所聞於父者信如斯或其父
所未及而以所學推本焉要之皆義所弗害焉爾其自

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而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於斯則踵春秋以及秦滅漢興文景以前（訣語遷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史記放絶余甚懼焉）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於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篇中皆用秦事為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盡滅於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舉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春秋且亂臣竊國晏然不討而中原盡為所據此世變之極天下所以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也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并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孰之方宜收功實而

不知秦之得意蓋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禦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幸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昔三代受命相繼相因孔子推之以為百世可知秦始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政必遂乎情與世而遷近已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謀而同勢之徃而不反者

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誚學者以不道秦事為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其辭以志痛與

讀孟子荀卿傳後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横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説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為志則已鶩

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别之於衍奭之倫也自公孫龍至吁子則舛雜鄙近視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葢世以儒墨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興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為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間子長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

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奭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槩乎未有聞者哉

書老子傳後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謚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

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葢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謚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葢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為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

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為二人明矣始吾友崑繩實為是解微崑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崑繩既歿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

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為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為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為選首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汚隆自是而中判矣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於戰國儒學既絀焉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講

誦不絶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尚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擯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為道術所託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為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為藝以多誦為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汚禮義亡而所號為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讀功令即弘奏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羣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

孤危而未嘗絶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道之鬱滯不甚可歎乎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為通經也又其變遂濫於詞章終沈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

又書儒林傳後

是書敘儒術至漢興首曰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繼曰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終曰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於贊美故廢書而歎皆

以為歎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歎興於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為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為三公稱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子子孫之為大官而首於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復正言以斷之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其於孔子之門獨舉五子若曰是於聖門非殊絶也而大者為師傅卿

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於子夏之倫者亦為王者師蓋儒者寧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肯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尚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滞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為賛美之辭噫失之矣

書刺客傳後

太史公裁割吏易尚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

遠過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嫈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並為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育高成荆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賛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踈且拙也蓋國策本記言之書

中間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絶者余少讀燕策荆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賛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葢荆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疏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載弋者説頃襄王眞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葢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

多矣不獨是篇為然也

書蕭相國世家後

蕭相國世家所叙實績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畧焉葢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鎮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蔕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械繫廷尉明何用諸客

之謀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為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班史承用是篇獨增漢王謀攻項羽何諫止勸入漢中一事在固亦自謂識其大者然其事有無未可知信有之亦謀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語甚鄙淺與何傳氣象規模不類栁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為最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於此故

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嚴矣哉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畧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係焉且其兵謀足為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濰水之蹟蓋畧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為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

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膇滯壅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邑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紿被縛斬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

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未滅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後論似果以信為叛逆者蓋其誣於傳具之矣故反言以見義謂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時矣若果謀此雖族誅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肯出此乎寀其實

特不能學道謙讓不矜不伐耳蕭何之烈僅以閹天散宜生擬而乃以周召太公望叛逆之人哉自記

書貨殖傳後

桑弘羊以心計置均輸平準陰與民爭利所謂塗民耳目幾無行者也故因老子之言而連及之然後推原本始以為中古而後嗜欲漸開勢不能閉民欲利之心以返於太古之無事故其善者亦不過因之利道之而已其次教誨整齊猶能導利而上下布之未聞與民爭也

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謂因之利道之也至於教誨整齊則太公管仲猶庶幾焉獨不及最下者之爭蓋其事已具於平準矣故於此書惟見義於羣下其稱患貧也極於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王而止蓋不敢斥言也其稱賢人深謀廊廟謂趙綰王臧之屬耳世有守信死節而志歸於富厚者乎特論議朝廷時之詘語耳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謂公孫弘倪寬之屬也故儕之於攻剽椎埋趙女鄭姬而一篇之

中再致意於素封謂以公卿大夫為歸於富厚之徑塗轉不若素封者之無可醜耳其正言斷辭則皆於庶民之貨殖者發之故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又曰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匹夫編户猶以姦富為羞況人物所託命乃不務德而用心計以與民爭是不終日之計也果可以塗民之耳目耶

又書貨殖傳後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是篇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畧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後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興海内為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徵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兩舉庶民經業之凡而中别之前所稱農田樹畜

乃本富也後所稱販鬻僦貸則末富也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誨管仲之整齊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贑白圭是也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於國故别言之而不得儕於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畧故以能試所長許之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别言之而不得儕於朱公子贑白圭也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裏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賾而不可惡也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

後則昌黎韓子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惟太史公禮樂封禪三書及貨殖儒林傳則於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耶

書太史公自序後

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

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為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為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為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為方士所愚迷恨已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羣祀惟太畤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畤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

成之而已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返見父於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為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已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

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為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歴建於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黄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已所論載也總之曰為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

父之書而已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黄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盖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為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也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

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此以知為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偽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耶

書漢書禮樂志後

甚哉班史之跡於義法也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次為書蓋以漢興禮儀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陳者郊廟樂章並非雅聲故獨舉馬歌籍黯言以明已意且以著

弘之陰賊耳其稱引古昔皆與漢事相發無泛設者固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既乎是以不貫不該倜然而無所歸宿也其於漢之禮儀則缺焉而獨載房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體異雅頌又不協於鍾律者也既可備著於篇則叔孫所撰藏於理官者胡為不可條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栁歐蘇曽王諸文家叙列古作者皆不及於固卓矣哉非膚學所能識也

書漢書霍光傳後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曰春秋為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闥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畧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古之良史於

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并所為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奸之迹並昬微而不著也是傳於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於任宣發之而證以參乘則表裏具見矣葢其詳畧虛實措注各有義法

如此然尚有未盡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而子長若退之為之必有以異此也夫

書王莽傳後

此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鉤抉幽隱雕繪衆形信可肩隨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亂名改作不必有徵於後也其姦言雖依於典誥猶唾溺耳雖用

文者無取也徒以著其譸張為幻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為後人詼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器一切闕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號名不亦外乎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於篡弒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為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誨傳總揭數義於前而次第分疏於後中間又凡舉四事後乃詳書之此書疏論策體記事之文古無是也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與叙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以道德節義而事迹則無可列者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隱而不著故於伯夷傳歎天

道之難知於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於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而隂以寓已之悲憤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迹可編者未嘗有是也重誨傳乃雜以論斷語夫法之變葢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歐公最為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做焉後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誤耶

望溪集卷二